

萬寶山專號

日本研究

蔡元培題

萬寶山專號

日本研究

蔡元培題



江劃，彼

一卷第十一期民國二十年七月出版

編輯者 楊幸之

發行者 日本研究社

上海地豐路地豐里六號

經理 江匯益

印刷者 日本研究印刷所

代售者 國內外各大書坊

投稿章程

- 一 投寄之稿分爲文字與照片兩種，內容須與日本有關。
- 二 文稿體裁不拘，惟請繕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符號，照片以光線明晰爲上。
- 三 文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一併附寄。
- 四 投寄之稿，如不登載，當即璧還。
- 五 投寄文稿，本社得酌量增刪。
- 六 登載之稿，酌致酬金（每千字二元至十元），或本刊。照片每片二角至二元。珍貴品另議。
- 七 投稿逕寄上海地豐路地豐里六號本社

本刊啓事

- (一) 凡欲登載本刊文件者除禁止轉載者外均所歡迎但須書明由日本研究轉錄字樣否則禁載
- (二)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閱數目定戶姓名在何處定原寄何處函項開明方可遵辦

定價表

零售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每册定價二角	全年十二册	全年十二册	全年十二册
全年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十二册
半年	六册	六册	六册	六册
三個月	三册	三册	三册	三册
一週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日本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洋作	郵票代洋作	郵票代洋作	郵票代洋作
角以下者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	郵章如有改動	郵章如有改動	郵章如有改動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價目
甲	六十元
乙	三十元
丙	二十元
丁	十元
戊	五元
己	三元
庚	二元
辛	一元
壬	五角
癸	二角
甲	一角
乙	五分
丙	二分
丁	一分
戊	五分
己	二分
庚	一分
辛	五分
壬	二分
癸	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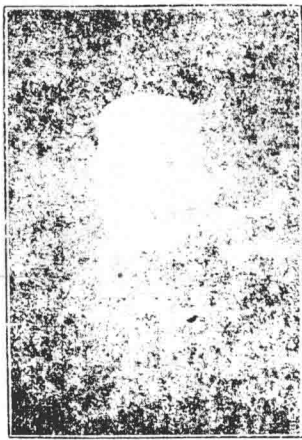
本社緊要啟事

自萬寶山事件及韓人排華案相繼發生而後，日人一面狡辭抵賴，不顧我國之抗議；一方面更肆意作反宣傳，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其背棄公理與正義，殆無逾此。本社對萬案與韓案爲欲促起國人注意，特就該案之真相，編印萬寶山案件專號。登報聲明無條件廣贈各界，作擴大普遍之宣傳，截至本期專號付印日止，收到索書函已達一萬八千餘件之多，國人對該案之熱烈注意，具可慨見。惟是索贈既多，印刷紙張等費爲數鉅，敝社經濟有限，無法招負過多之虧空，爰將月刊每期圖書撤去，封面亦改用報紙，略爲節省，以資挹注，此種辦法於定戶無損，應爲訂閱諸君所樂許，鑒諒者也。萬寶山案件專號尙擬續出一冊，深願讀者諸君，能有真切資料，源源賜寄，以實本刊，以餉國人，無任翹企！



市政籌備
處處長周
玉柄氏

韓人斫
伐柳枝
爲築壩
之用之
情形



爲日警侵
入之前馬
家哨口王
姓農民住
宅立門前
者爲日領
署職員高
橋博氏等

市政籌備
處外交科
長郭承厚
氏



長春縣縣
長馬仲援
氏

日人日警
及韓人半
大樹下離
息棚帳前
後即日警
與農民對
抗地點

(下)韓人所掘水溝爲農民填平後之
狀現有箭頭指示處乃日警所掘之
戰壕

(左)韓人斫柳枝築牆有日人一日警
三在牆上監督並保護韓人工作



(上)伊通河下游因築壩水勢增高兩
岸農田有被淹之虞

(左)馬家哨口日警所搭之棚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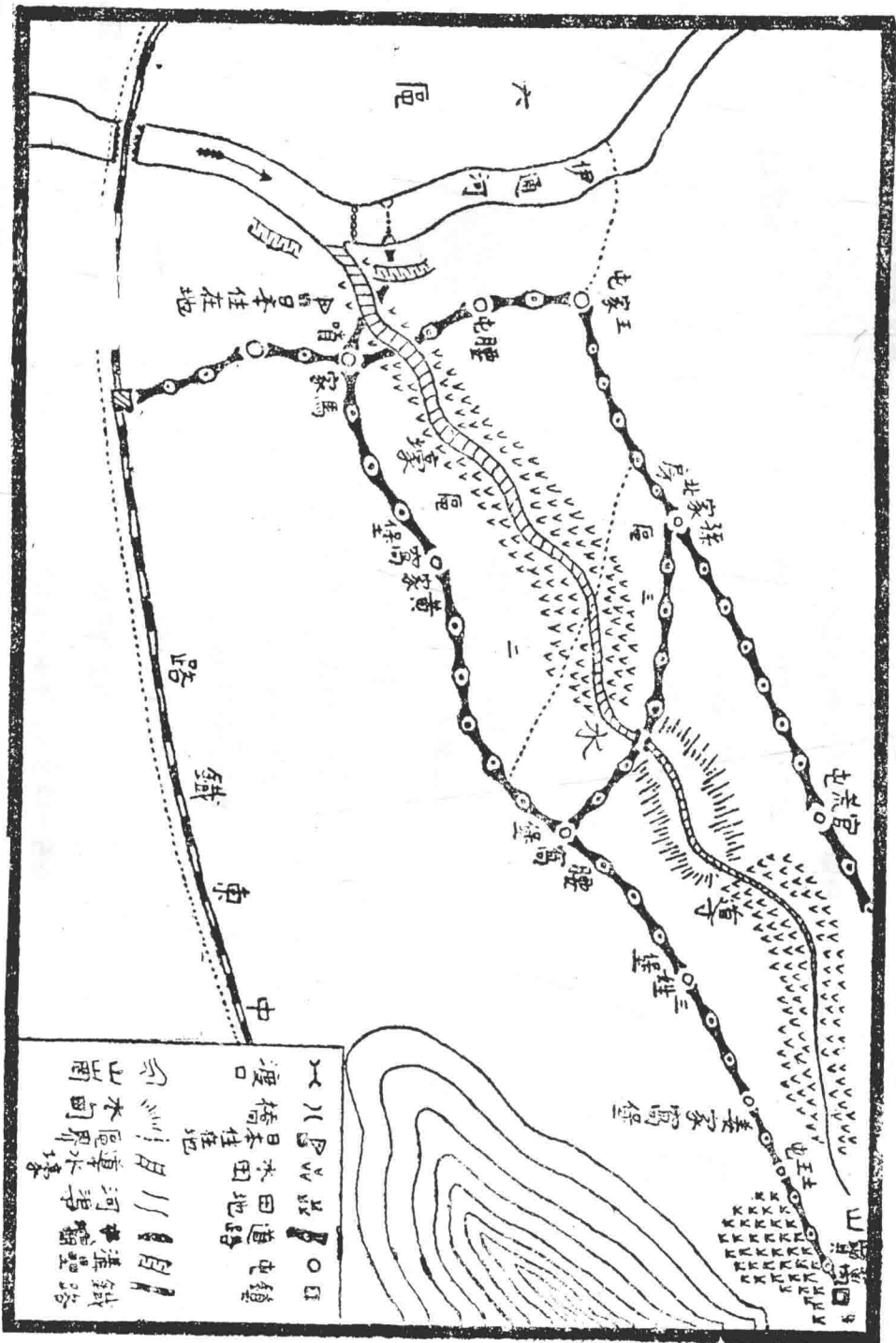
以田租
轉租與
人之禍
首
郭永德
被
捕後之
攝影



馬家哨口至萬寶山間鮮民壕築壩之草圖

圖說

由馬家哨口至姜家窩堡稻田所挖之壕共約二十里
 在馬家哨口所挖之壕寬約三丈深約一丈五兩邊堆土之處寬約五丈其佔民地
 寬約八丈其他之深淺寬窄不等所佔之民地除草甸舊溝等不計外共佔良田四
 十餘垧
 河壕寬約四丈高約一丈均用柳條編織堆成以覆以土中留一流水之處如用土
 袋將流水之處填實河即斷流水直向溝內流入矣
 擺渡已經停止河運亦不通行兩岸通運亦頗困難



萬寶山案專號目錄

韓案發生後之對日問題

爲萬寶山案忠告日人韓人并島國人

告朝鮮民族

萬寶山韓民水田經營問題

中日糾紛

蘇俄與韓族

朝鮮事件之責任

對日交涉

再論中日交涉

日本覆牒駁論

滿韓日人暴動之中國外交

日本之毒計

萬寶山事件果能擴大歟

民衆當前之急務

萬寶山事件竟擴大爲全鮮仇殺華僑風潮

請看日本強國維持治安之能力

東北韓人問題之重大性

「滿蒙」之平和與開放

朝鮮排華惡潮之分析

不可寬恕之暴舉

非人道之大虐殺

日本覆牒之橫暴

萬寶山事件之嚴重化

「知彼知己」

朝鮮之暴慘案

緊急善後與根本考慮

形勢嚴重之萬寶山事件

長春萬寶山案詳記

萬寶山案詳記

朝鮮慘殺華僑純係受日人煽動

朝鮮慘劇究竟誰造成

韓案發生後之對日問題

蔡元培

我今日所要報告的，是因萬寶山案及韓境華僑慘被殘殺案而起的對日問題，萬寶山案，發端於韓民強佔華農熟田，開渠引水，韓境平壤漢城開原仁川鎮南浦元山釜山新義州等處的暴行，謂是起因於萬寶山事件的激動，似以華韓兩方的衝突爲限，而究其內幕，實不止此。六月一日，長春縣政府派員協同縣公安警，勸諭韓民出境，不從，乃將其首領中某等八名帶至縣署。供稱，受日人命令，來此種稻，三日驅逐工作中的韓人，而四日仍有韓人百名至該地工作，並有日警五名前往保護，可見租地開渠之舉，全由日人主動，至華農自動的填濠毀堤以後，日警實彈射擊，並陸續派往軍警至五百名以上，更顯而易見了，至於韓境平壤及其他各地的暴行，則事前有日報之煽動，臨時有警吏之放任。據九日世界社電，所述仁川狀況云：「萬寶山案發生後，日人各報大肆虛僞宣傳，捏造韓僑被東北官廳壓迫之種種情形。四日朝，仁川各日文報忽登萬寶山韓農被華農屠殺，東北當局下令驅逐韓僑之訊，大書特書，韓人見之大爲驚惶，四日夕，韓人開市民大會，討論韓僑被迫問題，從來日常局嚴禁韓人開會，

萬寶山案專號

至於羣衆大會尤爲嚴禁，是夕特爲允許。無知韓人大爲憤激，成羣作隊，至華人區示威。日警旁觀，不加制止，示威羣衆至仁川華商會附近，擲石破壞商店前門，與商會內華人開始衝突，韓人遂大舉襲擊各華商，其勢甚猛。日警署派警察巡行於羣衆遊行之左右。韓人知識階級團體，有印發傳單，勸羣衆勿暴動者，日警則阻止其散發。仁川如此，其他可以推知。英人楊格在神戶所辦之日本紀錄日報，於九日社評稱，平壤暴動，最爲凶烈，華人在街道上慘被擊斃者計數十人。日方報告，狡稱日警無力制止，似即此可以卸責。雖云暴動起因含有報復性質，如日警能嚴密防備，決不有如此慘酷之屠殺，此係不可諱飾之事實也。當星期五（三日）暴動醞釀之際朝鮮各處謠言繁興，已成險惡之徵象，最可注意者，則平壤城內與華僑雜居之日人，事前已遷移他處。星期六日，平壤漢城齊物浦元山等處，果發生仇華暴動，是晨中國駐韓總領事親赴總督署要求設法保護華僑，並警告日常局以暴亂有蔓延之勢，漢城中華商會亦致同樣警告，惟日本官更均漠然置之，毫不加緊準備，關於朝鮮事件，日方如否認防範失

萬寶山案專號

當，則無殊暗中縱禍也。又東京報知新聞稱，「凶暴之平壤襲擊華人事件，事前預有計劃，業經查明，即此襲擊計劃，利用五日星期日之集會，在基督教會內集議，指揮暴民之謀者等，均持有注明市內華人家屬所在地之地圖，依此自在出沒，警官隊則追逐其後，首謀者指示暴民三條：「遇警官須猛進，遇憲兵須考慮，遇軍隊須退卻。」更發重指令，「對於日人勿染一指」，故在反日盛情最高號為全韓第一之平壤，日人無一被害者，又暴民蜂起後，警察部所取之措置，始終並無統制，完全發揮無力狀況，咸認為非當時之警察力不足倚賴，對民間非難之聲甚高云。其他類此的報告尚多，然有此三條，一出於華人，一出於英人，而其一則出於日人，均足以證明日人對於此次暴動。不但放任，而實有發縱指使的嫌疑。

日人為什麼要先在萬寶山引起糾葛，而又在韓境激起暴動呢？日人有一個最近的目標，六日路透電稱，東京政界對於朝鮮排華舉動，深為扼腕，且恐引起巨禍，蓋韓人散居滿蒙者逾五十萬人，華人咸動公憤，有報復行動。則中國當局，既難予保護，而日方亦無從覆庇，恐將釀成重大事變。此等重大事變，即日方所希望。彼將藉口於中國當局之不能保

護，而調兵護僑，以遂其侵略滿蒙的慾望，不意中國人民，已非復義和拳時代的愚蠢，都知道「冤有頭債有主」的意義，且養成「柔亦不茹亦剛不吐」的習慣，對於韓人，始終憫其為被動者，而並不加以仇視。即對於日人，亦覺得有少數明白一點的，也並不概觀為仇敵，所以日人的苦肉計，沒有奏効。

日人這種最近的目標，當然從一貫的計劃上產生，他們的一貫計劃，是取滿蒙，取滿蒙的種種方法，裏面有一個是移民政策，後藤任滿鐵株式會社總裁時，有於二十年內移民三百萬於滿蒙的計劃，並言移民政策成功。則東三省於實質上變為日本之領土。聞日人曾製一表，徧懸通衢，其文如左：

「日本 四萬一千七百万里 八千五百万人 滿洲 六萬五千万里 二千八百万人」

這固然不但是提倡移民的意思，而所說移民的必要，也就富在表中了。然而移殖日人的試驗竟未成功，乃變計而移韓人於東三省，移日人於韓。密勒評論報云：「日本最初擬以日人移殖滿洲，然雖耗費鉅資，卒無成效，經二十年之經營，目下全滿所有日人不過二十萬名，其中十五萬，名

且皆住於旅大租借區，瀋陽長春之日租界，及沿滿鐵一帶之日人管轄區域之內。此等日人，大多直接間接與滿鐵煤礦業或滿鐵所經營之各副業有關，其獨立的在滿洲之日人殖民完全失敗，因不能與華人競爭故也。（新聞報東京八日通信，在日本農民生活指數，高於東三省農民一倍有奇，是日人在滿經營土地，僅能維持生活而無餘資，且東三省氣候嚴寒，日人甚畏。）

日本要移殖韓人，先把韓人的產業騙到手。寄萍君的遊韓漫談說此事頗詳，大意是日人利用韓人愚惰，趁他們需用時，勸他借債，用房屋或田產作抵押，滿期不還就沒收了。這些韓人，弄得無家可歸，警察署依照戶口的調查，把失業的人一一登記，替他們謀出路，到了一定的時期滿了相當的人數，便召集那班農民，宣布移民的宗旨和計劃，然後派兵護送特備的專車，到滿蒙去墾殖。「密勒報又說」主持移殖韓農民於南滿及內蒙事務之機關爲東亞拓殖會社，此社由日政府正式補助，成立於一九〇八年，原以獎勵日農民移殖朝鮮爲目的。近年該社在美法兩國，借有巨資，作資助日農民移居南滿之用。據日本年鑑載，東亞拓殖會社有資金五十萬日元，而其債券達一萬四千一百萬日元，相當資金之三倍，

萬寶山案專號

該社以寬大條件，貸資於韓農民，或組織韓人農業公司，期限自五年乃至二十五年。該社之存在期，由日政府許爲一百年，其社長一名，副社長二名，概由日政府指派，必須日人充任，另一副社長，則由韓人任之凡該社設置之農業殖民區，皆受日本軍隊及治外法權之保護。故不歸中國法庭管轄，亦不納稅於中國官廳，韓民之移殖區既漸增，日參謀本部爲保護計，亦即在中國領土漸增其駐軍」云。密勒報又言：「其始日政府對韓人之移居華境，不甚注意，故與華當局少所交涉，韓人入華籍者以數千計，與山東移住東省之數百萬華農民，頗能相安，迨至近年，日政府或掌握南滿日人企業之日軍閥，漸注意韓人，強迫彼等在日領署註冊禁止彼等納稅於中國官廳，並獎勵彼等反抗中官廳之任何干涉，每值華韓人間一有糾葛，日方立派軍隊從事保護，荷韓人因中韓間衝突而遭任何損失，日方提出賠償要求，其結果則造成一種緊張形勢，大有引起確實戰事之可能。果如所言，是日本確定移殖韓民政策以後，侵犯主權，惹起糾紛，在在可見，萬寶山案，不過一端，我們不能不注意於根本的救濟。

現在外交機關依法交涉，民衆團體，提倡經濟絕交，以促對方的覺悟，這固然是頭痛醫頭痛腳痛醫腳，而目前必不可

萬寶山案專號

少的手續，但要徹底解決，非合全國同胞的力量，從基本工作上做起不可，越的對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並不是不想速成，而事實上非如此不可，正如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急起直進，尚有可爲，若再因循，就不可救藥了。基本的工作，第一是調查與研究，孫子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日人知我而我乃不自知，常人說明之事情的叫作「如數家珍」，現在我們有家珍而不能數，日人能數之，遇事失敗，是當然的，日人以一南滿鐵道會社之力，作種種調查事業，鉅細不遺，隨時刊布，設資源館以陳列當地物產，設中央試驗館，搜羅專門學者研究種種問題，以指導企業者而代爲計劃，在上海同文書院的學生，每人都有在我國內地實地調查的報告。我們現在要知道的事情，反要借助於日本的書籍，這還了得，現在我們各地均有黨部，留學界也有，誰敢說在黨部服務的同志，竟不及同文書院的學生嗎，要是能把當地情形的調查與研究，列入工作，幾年以後，必可大有貢獻。——至於有志者業已組織的日本研究社，日本研究會等，應

助其發展，所不待言。第二是充實，禮記說：「齊惡其棄於地」。易說，「慢藏誨盜」。莊子說「空穴成風」。照日本人的表看起來，滿洲地方比日本大三分之二，而人口卻比日本人少三分之二，他們正患人滿的時候，焉得不覬覦，其實我們東南各省，何嘗不患人滿，北方多曠土，而南方多遊民，移殖本不可少，前年浙江移民到黑龍江，所以失敗，是氣候習尚太不相同的緣故。山東人移殖東三省的，與土著無異。我們現在也要遞次推進法，例如移山東人於關外，移江北人於山東，移江南及浙江於江北，而移閩粵人於江浙，在西北方面移陝甘人於新甯，而移河南人於陝甘，移四川人於康藏，而移兩湖入於四川，但使辦理得法，也是解決民生問題的一策。東三省若得善農善商的山東人，把地方充實起來，又合全國的力量，把應當建設的事業都建設起來，那自衛的力，一定隨之而增長，強鄰雖要侵略，也無可下手，那時候我們果有不易解決的問題，我們也可本着總理大亞細亞的主義，以友誼的幫助他們了。（七月二十日在中央紀念週報告）

爲萬寶山案忠告日人韓人并島國人

陳彬龢

近數月來，東北中日鐵道協商，正積極準備正式集會，

我國人萬目睽睽，方期今後中日兩國能以真誠赤悃，由鐵道

之協商，進而謀中日間一切問題之解決，互和提携，共謀兩國之繁榮，雖傳聞藉藉，謂日方朝野有若何對我東北之激烈主張。但吾人絕不敢信處於今日太平洋上風雲緊急牽一髮即足以動搖全局之秋，日政府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輕易擾亂太平洋上之和平，尤其五三慘案之血跡未乾，中日間之裂痕猶在。每一次日方對我壓迫之結果，適足使兩國人民加深其隔閡，歷年來我國人對日感情之惡化，皆足供日人之深慮長思，吾人更不信日政府於我國人舊痛未平，舊恨未消之日，重演出若何悲劇，務使兩國關係趨於極端，乃不幸霹靂一聲，復有近日萬寶山案件之發生，吾人對此，實不勝其悲憤惋惜之忱。

萬寶山案件之發生，起因於韓人之強闢水田，強挖水道，引起我國當地農民之激烈反抗。截至今日，據各方面所得消息，案情日益擴大，形勢日形嚴重，韓地各處暴民，竟至慘殺我僑胞，而日政府更紛紛調兵遣將。增多在我東北之軍備，一若有若何大事即將發生者。日本幣原外相對駐瀋陽日總領事訓電，甚至謂「……是此實難保不再發生昭和二年之不祥事件，（即濟南五三慘案）……倘若中國官憲漠視再三之警告，則日政府由保護滿洲日僑之見地，不得不取正當之處

萬寶山案專號

置，結果或釀成極重大之局面，亦未可料」。（六月三日新聯電）據此以觀，則韓人之種種非法行動，皆爲日人有計劃之操縱指使，將來案件擴大，嚴重至若何程度，吾人誠不敢預測，然而日人之違背公理與正義，及圖窮而匕首現之急遽行動之顯示世界。吾人迴憶歐戰前赫赫不可一世之德意意，則不得不爲日人惜，更不得不爲日人懼。

萬寶山案件之發生，自其表面觀之，起因固微，但窺其裏面，則此案實爲日人滿蒙積極政策之第一聲。其一貫的政策，與事前有計劃之整備，吾人皆不難於事實中抽繹而出。

方幣原之膺任外交，其所宣示之對華政策，爲穩健，爲恢復華人對日好感，一反從前之暴力高壓政策，雖其一貫的大陸政策之執行無殊於前，但手段之運用，則實略較爲緩和，乃彼國野心家之政客武人，羣斥其軟弱無能，爲有辱大和民族，甚且謂爲賣國外交，舉國吶喊，責難紛至，而上一口，都以所謂對滿蒙積極政策爲重大主張，而有所謂「應一掃僅顧慮他人顏色之外交的缺陷，對於全世界爲擁護日本之特殊地位。須有積極之主張」之狂妄言論，政府迫於國內反對政黨之攻擊，爲迎合人心，緩和反對，故對我國之侵凌，乃一變爲積極，此萬寶山案件發生之遠因一也。自帝俄革命

萬寶山案專號

，國體改革，而實力亦日增，遠勝於前，日蘇兩強在我東北利益之衝突，隨時有重起糾紛之可能，而此次日蘇漁權交涉之惡化，益使兩國同感不安，日人之神經過敏者，甚且謂蘇俄之五年計劃，即無異於對日作戰計劃，將來日蘇重起戰爭，殆為不可避免，為防日蘇衝突，不能不有所準備，而對蘇準備、必先與我東北衝突，故不如積極攫取東北，先為佈置，方針既定，行動隨之，此萬寶山案件發生之遠因二也。日本國內失業，近益增多，為救濟國內失業之嚴重問題，乃積極驅逐韓人，流入我東北境內，而移殖其國民入於韓土，按日前內閣田中義一，於滿蒙積極政策之奏章中有云：「……至今在東三省之朝鮮民，幾及百萬有奇，如此之現象，為帝國對滿蒙之權利，不求而可自得，真可謂國家造成莫大幸福，而帝國對滿之國防上經濟上，添加無數勢力，為鮮民統治上顯出莫大曙光」。又云。「一面利用已歸化之鮮民，盛為收買滿蒙水田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或銀行，或東拓會社或滿鐵公司，通融有支那籍之朝鮮民資金，而作我經濟侵入之司令塔也」。又云：「按在滿蒙之朝鮮人，如擴張至二百萬人以上者，待有事之時，則以朝鮮民為原子，而作軍事活動更藉取締為名，而援助其行動」。凡此言論，證之今日

事實，若合符節，此萬寶山案發生之遠因三也。明上三因，從可知萬寶山案件之發生，為所謂「滿蒙積極政策」之發動，其內幕固不如表面事實之簡單也。至於實施滿蒙積極政策之準備，自任宇垣為朝鮮總督，任內田為滿鐵總裁，增加朝鮮駐軍改定駐我東北師團為常駐三事觀之，亦甚明晰。宇垣曾四度為陸相，曾代理鮮督四年，在清浦內閣時，即力主從速確立大陸政策，對於滿鮮政策之統一，平素亦懷有相當抱負，故日政府特為起用，其就職後之談話，有謂在朝鮮代理總督四年，彼時思此後試辦之事良多，顧今日之時代與當時相差甚遠，徐加考慮，而努力副所期待」。所謂「今日之時代與當時相差甚遠」，及「副所期待」，皆言中有物，足資吾人深思，至其就任後，對於軍政整理案，着着實施，更足證日政府起用宇垣督鮮為對我東北實際行動之準備，此其一。內田總裁在日俄戰爭時代，曾使我國，日本在我東北之權益如何得來，彼實詳知，而對於我國情形，尤為熟悉，同時內田對於滿洲問題之見解，與幣原外交亦為一致，其對於解決東北懸案之三大原則：為（一）日本負責維持滿洲之治安，為防一切不安動搖於未然計，對於必要手段之使用，應隨時在中國官憲諒解之下，請求本國政府之預為決定，（二）

滿鐵之真正使命，係以滿蒙之產業的開發及文化的設施爲重心。日本應依其特殊的關係，確保其在滿洲之經濟上之自由，但此經濟的自由之主張，並非欲阻中國及第三國之經濟的活動，且歡迎第三國之投資交易等經濟的活躍，以謀機會均等、門戶開放之實現，(三)關於鐵道政策，要求中國及任何第三國嚴守滿洲善後協定之主旨，中國若依共存共榮之原則，以利益折半主義爲前提，在不背述善後協定之範圍內，對於既設幹綫而敷設培養綫。可予以承認。然滿鐵應採二大幹綫主義，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實行吉會路敷設權。此三大原則，外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名詞對列強送秋波，以中日兩國共存共榮之名詞對我國肆欺騙，兩對彼國在東北之所謂既得權益，則態度強硬，表示絲毫無讓步之餘地，而其主張以武力爲外交後盾，則尤與其國內狂妄之政客異聲同調，是其爲外交界之斲輪老手，吾人已可想見，而幣原於此時推荐內田爲滿鐵總裁，其深籌熟慮，吾人亦不難推知，此爲對我東北積極行動之準備二。據東京一日電通社電，軍事參議官會議將三長官會議決定之滿洲常駐師團設置案提出討論，結果將原案承認，即將內地一個師團移駐滿洲，作爲永久常駐師團，將現在施行之二年間交替一次之屯駐師團制度廢止，又關

萬寶山案專號

於營鮮軍增加充實問題之討論，金谷參謀長謂現在日本國防作戰，以大陸作戰爲其基幹，故應於一朝有事之際，急調有力部隊於滿蒙方面，以制先機，而使戰局爲有利之展開。宜乘宇垣大將就職鮮督之機會，斷行增加，南陸相亦謂增加朝鮮駐軍，並非以維持治安爲目的、應以用兵作戰爲目的，結果提出(一)移駐內地一師團於朝鮮，(二)派往內地駐兵一旅團，(三)做滿洲辦法，設置步兵獨立部隊於朝鮮，又據日方消息日政府鑒及西鮮國防軍實力不充，經開議通過，增加西鮮預定衛戍地點，京義沿綫，大邱車站，設立旅團司令部各一處，共駐步兵一聯隊，並騎砲工三特科隊，復在大田設立旅團司令部各一，駐步兵一聯隊，全州光州各駐步兵一聯隊，原駐大邱步兵八十聯隊，移駐義州，視此種急忙調兵遣將之動作，及其所謂「國防作戰大陸作戰」之言論，其爲作戰之準備已無疑義，同時證以近日大連市之日空軍演習，更足證其不僅準備積極用政治手腕侵略我東北，更已準備積極之軍事行動此其三。日人對我東北之侵略，既已具決心，已有充分之準備，則此次萬寶山案件之發生，決非偶然，實有其必然，此點我國人絕不容忽視。

如上所述，吾人已瞭然於萬寶山案發生之真因矣，至於

萬寶山案專號

此案之本末，近來國內各報都登載甚詳，當無須記者重述。

萬寶山案發生以後，日人仍迄不覺悟，一若深慮無以益我國人悲憤，增我國人對日惡感，更暗示韓人襲擊我旅韓僑胞，據連日報載：韓平壤漢城仁川濟物浦元山津釜山以及各城市都發生韓暴民慘殺我僑胞劇烈排華之風潮，死傷及損失至多，事態至為嚴重，受襲擊之僑胞多逃歸與韓接壤之我遼屬安東避難，迨韓人襲擊之目的既已達到，乃故意派警彈壓，日閣議且決議撫恤我被難僑胞，儼懲韓暴民，此種故弄玄虛之外交偽術，日人或自以為可以掩盡天下人之耳目，其實心跡與真相，早已昭然若揭，日人必欲冒天下之大不韙，再四造出令人忍無可忍之慘劇，吾人抑又何言，將來萬案擴大至若何程度，此時固難預斷，或者就此結束，擱為懸案，亦未可知。但日人既有如此決心，則未來之歲月，當不知更有若干倍嚴重於萬案之事態發生，吾人極目前途，痛外侮之方亟，傷國難之正殷，悲憤之情，莫能自抑，着筆至此，真為之涕泗滂沱，嗟我國人，其亦應有同感。

於此，吾人謹以至誠忠告日人，近世以來，太平洋上風雲，本已日形緊急，隨時有因一髮之牽而引起世界第二次慘劇之可能，美總統胡佛氏為欲弭此危機，使人類文明不至毀

滅於一旦，正主張停付戰債賠款一年，及進行召集軍縮會議，亟亟於謀世界永久之和平，此種精神，至為可欽，日本立國太平洋上，為全世界所注目，一舉一動，都與整個大局息息相關，際此全世界正籲求和平之日，日人獨不惜干犯衆怒，肆其侵略之野心，橫行於太平洋上，向全世界挑戰，必欲引起人類第二次之大屠殺而後快，是何居心？德意志之覆轍，鑒在前車，日人目前之國力，是否可以比擬歐戰前之德意志，固已不待吾人之較量而後知，就令能之，大戰一起，歲月延長，聶爾三島，果將何以自存？日人目前藉反蘇俄之名，而謀達到侵佔我東北大陸之野心，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人之耳目，并避免列強之嫉妬，但事實顯然，處目昭彰，天下耳目，豈日人一手所能掩盡，就令舉世瞶瞶，都為日人所朦蔽，侵我東北，不至引起列強之干涉，但以中國之大，人口之衆，革命以後，民氣益張，此時之中國，已遠殊於滿清時代及二十一條時代之中國，勢之所迫，玉碎亦所不惜，億萬大衆，一旦奮臂而起，以救國為口號，以正義為旗幟，拚其死命，與日周旋，日人果能確有把握置我東北於其掌握之中乎？此次萬寶山農民以赤手空拳之羣衆，一旦激於義憤，亦足以與日荷槍實彈之軍警相峙，雖排鎗掃射，不稍退却，此種

事實，實足予日人以當頭棒喝。日人滅亡韓國，已歷有年所，然而時至今日，不穩空氣，仍充滿雞林三道，復國之聲，再接再厲，三韓志士，不惜斷脰以赴，事實具在，固難掩飾。

統治韓國之不能，且欲跨步以入我東北大陸，高唱其鮮滿一元之謬論，能乎不能，日人殆未熟思。尤有進者，中日兩國，同文同種，近爲比隣，誼如手足，假如兩國果真能以誠意合作，互相提攜，共謀兩國之福利，共保世界之和平，則何事不可竭誠商量，顧乃欲以暴力橫肆侵凌，我國人尙未死盡寧能俯首帖耳，任人宰制，彼田中者，實日人之大敵也，歷年來中日間無可平復之惡感，皆彼輩一手所造成，日人每一次暴力來侵，除激起我國對日經濟絕交之高潮外，日人所得究有何物，故日人之真愛國者真善謀國者，必能主張以誠意與我國合作，彼田中諸人之謀國不臧，所貽誤日本國家，實至多且大也。日人慎勿狃於清日日俄兩次戰役之足以使其增加國富，增高國際地位，今日時勢，已異往昔，日本國內情勢，如經濟之窘迫，國債之增高，失業者數目字之加大，國民思想之左傾，都岌岌可慮。外戰一興，內變必起，國本動搖，甚至不可收拾，殆可斷言。此點日本謀國智士，尤應認清，吾人爲愛惜日本計，爲維護和平計，深願日本爲太平

萬寶山案專號

洋上和平之神，而不爲擾亂和平之魔鬼，深願日本爲推進人類文明之首功，而不爲毀滅文明之元惡。日人之真愛國真善謀國者，於此言其一熟慮長思。

至於三韓，過去關係，與我尤密，自彼國脈斷絕，吾人更深表同情。近年韓人之僑居我東三省者，爲數達二百餘萬人，僑居我關內各地者，爲數亦至多。我國家我國民都一視同仁，向不岐視，此種事實，應爲三韓人士所公認，蓋以地位言，中韓同爲被壓迫之民族，以國勢言，尤有唇亡齒寒之關聯，我國本國民革命之精神，謀被壓迫民族之互相提攜，實爲神聖之職責，對三韓流離之國民，更何忍予以排斥，此次韓人在萬寶山強闢稻田，強挖水道，及全韓各地慘殺我僑胞之不幸事件，雖都由於日人發縱指使甚至以暴力威脅督促韓人而發生，但吾人對此，仍不能不引爲憾事，韓人國士尙在，宗祖之邱墓猶存，背鄉井棄邱墓而來我東北，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果出自願，抑由於暴力之壓迫，此韓人之所應深思者一也，萬寶山強闢稻田及水道，使我當地農民蒙受莫大之損失，以侵犯主權言，以侵犯利益言，究爲我國壓迫韓人，抑爲韓人受人教唆壓迫我當地農民，此韓人之所應深思者二也。韓人受日人報紙之挑撥，與針小棒大之宣傳，發